

夏日凄艳的夕阳，深秋温润的风雨，树影摇摇，落叶飘飘……

院子里有群悠闲的猫，树荫下有个与猫共舞的老人，

天上鸽音，地上人群……

窗口边一只绚丽的蝴蝶，窗口中一缕淡雅的倩影，

往事如烟，心在何方……

史铁生

妄想电影

VIEW IN THOUGHTS
THOUGHTS IN VIEW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妄想电影

I235.1
S588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妄想电影/史铁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730-4

I. 妄… II. 史…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②电影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I 235.1 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773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责任印制:张文芳

妄想电影

史铁生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2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4.375 插页 8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7-02-007730-4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妄想电影

地坛与往事 / 003

太阳向上升起 / 100

许三多的循环论证 / 105

《立春》感想：价值双刃剑 / 109

想电影 / 114

小说温习

猎人 / 119

算命 / 121

为无名者传 /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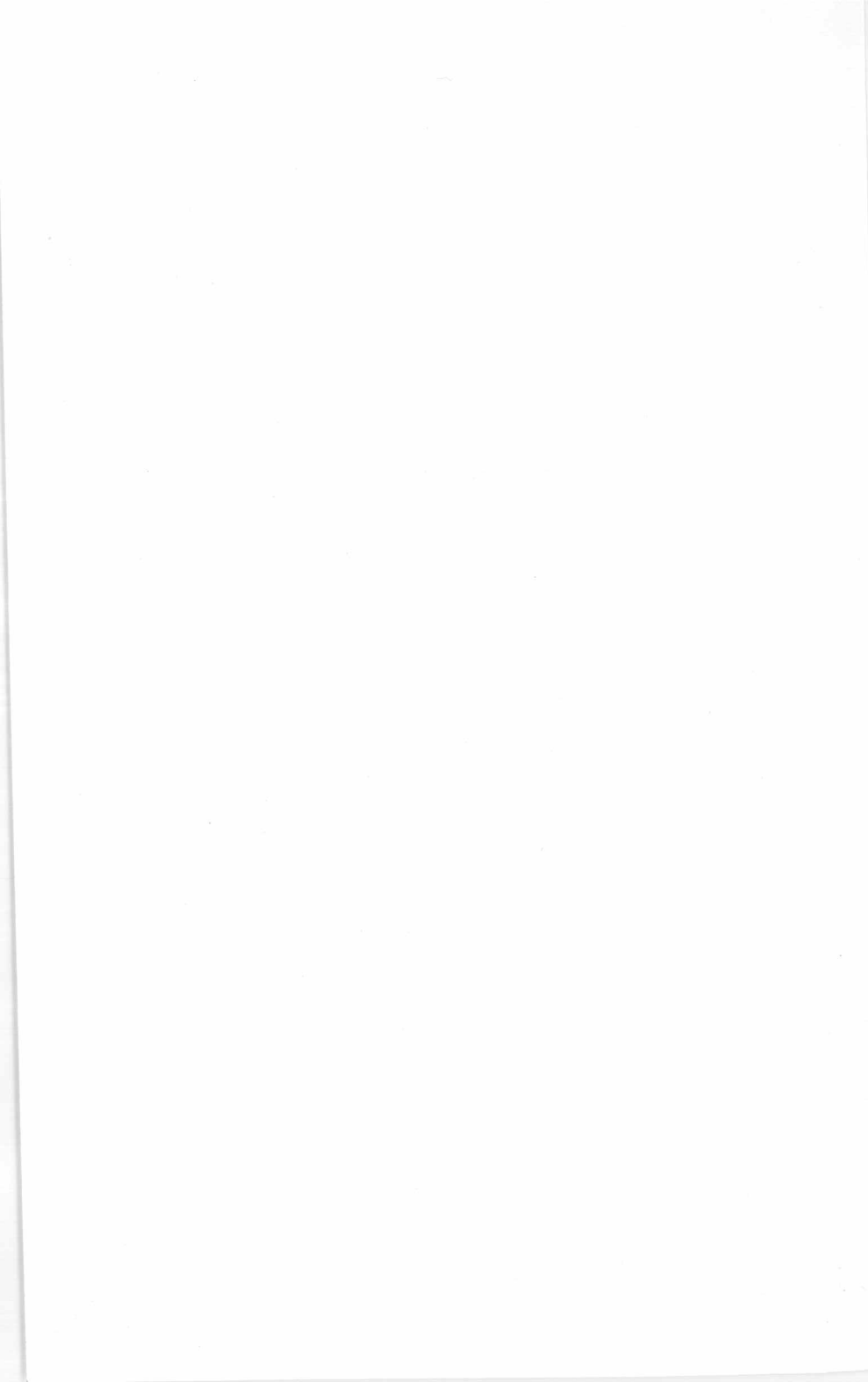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125

何宅 / 128

历史 / 131

不治之症 / 133

妄想电影



地坛与往事

——改编暨阐述

本文可算做准剧本，或仅仅是对改编一个剧本的设想和提示。改编主要根据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小说《老屋小记》和《我之舞》，同时援引了他另外十四篇作品中的某些章节、片断。引文出处均以字母代码标出，以利拍摄参考，与阅读无关。

1. 比如序幕

不久前，有位制片人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把我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当时我正躺在透析室里，百无聊赖地看着报纸，等候全身的血液在透析器里走够四个半小时。如是者隔天一回，十年了。

我说：“您真的认为它可以拍成电影？”

“或者电视剧。”他很自信。

我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他拉拉椅子，挪得离我更近些，说：“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了。”

我再把那篇散文回忆一遍，还是怀疑它怎么可能做成影视。

“要是您能同意呢，”他又说：“条件可以商量。”

听他的意思，似乎万事俱备只差我一点头了。

“您的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

这人倒挺实在。我愉快地想了一下人民币。

“当然了，您是不会在意那点儿稿酬的，所以……”

“哪里，哪里。”我说。——想的是客气，倒说了实话。

“所以呢，比如说生活里，您还有什么别的困难没有？”

啥意思？你是能让我甩开轮椅呢，还是能让我重新长出肾来？

“毕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您也在花甲之年了吧？”

怎么着，莫非还有什么返老还童的妙方？

透析机“嘀、嘀、嘀”地亮起了红灯。护士快步走来，调整了一下什么机关，而后瞪大眼睛看着我：“拍电影呀？哟，那还不快去！”

护士走后，他继续说：“正格的，也许我们帮不了您什么，不过我们真的是很想帮您做点儿什么。”

“谢谢，谢谢。”

片刻的安静，又有哪台透析机在报警了。那一刻，他肯定

是在想着能帮我什么；不好意思，我想的也是这个。

“再比如说，这么多年了，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愿？”

“心愿？”怎么像是在问遗言呢？

“是呀？比如说单靠您自己，不容易做到的——”

“周游世界！”我脱口而出。

大约是做好了随时一锤定音的准备，他“腾”地站起来，可站起来才听清此事之成本，于是满脸的欣喜变作尴尬。

“开玩笑，开玩笑，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他来来回回地走，双臂抱胸，俯仰频频，八成是在盘算。

“真的，我这人好瞎说，您甭往心里去。”

他来来回回地走，走得我好生惭愧。不过这赖我吗？你一个劲儿往这儿引嘛！

好半天，他停了步，原地一个急转身：“这样吧，只去一个地方！”

“不不不，我真的是信口开河。”

“比如说，一个地方，您想去哪儿呢？”

“真的真的，我不是那意思……”

“可我是啊。请您，还有您的夫人，一起去！您说吧，哪儿好？”

“您看看，您看看，这还弄假成真了！”这话有点儿狡猾。不过人生一世，狡猾一回也是难免的吧。

“我再派一位身强力壮的摄影，全程陪同。”

为啥是摄影呢？事后回想，制片人就是制片人，真也盘算得周密。

“不过，”他又说：“您能不能也满足我一个心愿？”

“什么？”

“剧本，您亲自改，把这次海外之行也写进去。”

2. 字幕

一架大型客机，呼啸着飞上天空；起落架缓缓收起的当儿，叠印字幕：

序幕，完全是出于我的忽发奇想。

改编，则由于随之而来的信口开河。

海外旅行更可能是在我的前生、来世。

故不必太看重片中的主人公们到底是谁。

3. 外景

可是，地坛已经没有了。我是说我写过的那个地坛，已不复存在。时隔三十多年，沧桑巨变，那园子已是面目全非，“纵使相逢应不识”，连我都快认不得它了。人们执意不肯容忍它似的，不肯留住那一片难得的安静，三十多年中它不是变得更加从容、疏朗，它被修葺得齐齐整整、打扮得招招摇摇，天性磨灭，野趣全无，是另一个地坛了。

对于拍摄，这是个问题。

其实，早有人想把《我与地坛》改编成影视。改编，当然了；

可是拍摄呢，哪儿去找外景呢？有人说那就避开全景，靠局部，靠剪接。我心下甚以为不可。地坛的安静恰在于全部，甚至不止于它自己的全部；那一丝不苟的空荒与灵动，那无处不在的沉抑并丰饶，岂是些檐头殿角、草动风摇可以担当？

时光难再。所以我在另一篇文中写过：“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那安静……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①这样看，外景或可变通；只要有一处远避喧嚣、能够应和那一种荒旷心情的所在，无论哪儿便也就是地坛了。正如我在同一篇文中所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比如说，有一块位于城市边缘的野地就好；三十年前的地坛确曾就像一片野地。野地上荒林老树，暮燕晨鸦，城市的嘈杂在远处隆隆震响，此地却终日清静，少有人来。若再有几处残垣断壁散布林间，自然就更好；便只是些乱石土冈也够了，未必它们就不比地坛见证过更多的人世沧桑。

但要强调一点：此地远避尘嚣，但非与世隔绝。比如说，偶尔也会有几个迷路者，或是跟我一样投奔安静的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

4. 年代

当真要把这一篇散文做成影视，就不要太拘泥。就是说无

论人物还是事件，都不必限于《我与地坛》，别让它给束缚住。实际上，我的很多作品中的人和事，都跟《我与地坛》处于同一年代。

怎样的年代呢？不妨就从那几间老屋开始吧——

我摇着轮椅，V领着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人心神不定。……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有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很长的红墙……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间老屋……^①

就这样，长镜头，慢慢摇，从一条条灰暗的小街上空去看那两间老屋。地坛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小街和老屋据说还在。您会发现，即便在那一片尘埃般铺陈的老屋群中，某两间也显出尤其的破败：顶梁歪斜，屋脊沉陷，瓦棱间荒草经年……

男声画外音：那就是我在其中做工七年的那个街道生产组。

我们干的活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刻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②

男声画外音：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中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的岁月在等着我。V 告诉我有那么个地方……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 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也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了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⑧

……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的鸽子更洁白……^⑨

长时间跟拍那群鸽子吧。底片若能做些仿旧处理就最好：黑白的画面，有些颠簸，甚至划痕，声音也似飘忽，恍若隔世……而后渐渐有了色彩，画面和声音也都稳定下来。

男声画外音：你相信灵魂和转世吗？其实简单。我曾写过一群鸽子，说要是不注意，你会觉得从来就是那么一群在那儿飞着，但若凝神细想，噢，它们已经生生相继不知转换了多少回肉身！一群和一群，传达的仍然是同样的消息，继续的仍然是同样的路途，经历的仍然是同样的坎坷，期盼的仍然是同样

的团圆，凭什么说那不是鸽魂的一次次转世呢？①

这男人，也可以认为是我，也可以——考虑到虚构的必要——有他在影视剧中的名字：森。

要不厌其烦地拍摄那群鸽子，看它们盲目的徘徊，看那种焦灼与无奈。北京的天上随时可见这样的鸽群，不知它们从哪儿飞起，又在哪儿落下，但那时而忧哀、时而欢畅的哨音是这座城市的标记，是它永久的歌吟。

5. 心愿

我是想请一位不要太熟练的导演来做这件事，否则肚子里的版本太多，一会儿要像这个，一会儿要像那个，甚至于信誓旦旦地要成就一门产业。完全不相干。吴尔夫在《普通读者》中有一段精彩的话：“对于那些为了公共事业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赞扬他们，对于他们不得不让自己受到的某种损失表示同情。但是，谈到自己，那就让我们避开名声，避开荣誉，避开一切要向他人承担的职责。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是呀是呀，这才对我的心思。写作从来就是去探问一个迷团。灵魂从来就是一个迷团。这一个“迷”字有两个解：迷茫与迷恋。

6. 迷失

还有一解：迷失。就像那群鸽子，就像我在《务虚笔记》中写过的：“它们的祖辈因为一次偶然的迷失被带进城市，从此它们就在这儿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唯唯诺诺期期艾艾地哼咏，在空中画一些或大或小的圈儿。”

灵魂，时常就像那群迷失的鸟儿。至少我知道森曾经就是这样，抱着他的迷茫与迷恋，在“心灵的旋涡”中挣扎，迷失在喧嚣的都市里，随那浩瀚的人流左突右撞，却总似撞上“鬼打墙”——

在河边。在桥上。在烦闷的家里，不知所云的字里行间。在寂寞的画廊，画框中的故作优雅。阴云中有隐隐的雷声，或太阳里是无依无靠的寂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目光最为迷茫的那一个。①

加一句：在灰暗的小巷中，独自摇着轮椅的那一个。再加一句：在万头攒动的大街上，盲目地摇着轮椅的那一个。那就是他，比鸽群迷失得更深重。因而，可以稍许浪漫地想象：在一个空空洞洞的午后，我，抑或森，甚至一个无所谓姓名的人，跟随着那群白色的鸟儿，毫无目的地走，于近黄昏之际抵达了那座废弃的古园。

所以，拍摄路线大体上也是这样：从那几间老屋起步，追踪着那个迷失的人，或一路跟随着鸽群，向北，越过密如罗网

的条条小巷,越过雍和宫金碧辉煌的牌楼与一座座殿顶,越过车水马龙的二环路和垂柳依依的护城河……而后,远远地,一座碧瓦红墙的拱门,那就是地坛了。

与上述种种画面同步,森的画外独白如同自语,又像是在对谁说:是呀,这就是我曾千百次走去地坛的路线。是那群迷失的鸟儿把我带到了它的跟前,或不如说是迷失本身,把我带进了那空荒与宁静……

森的独白之后,或与其尾音重叠,一个女声开始轻声诵读: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①

这女人,就叫淼吧,森的妻子。

7. 进入地坛

从各种角度,对准落日。

淼的低诵声延入,语调沉缓、平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②

无论是地坛,还是在选定的外景地,主要拍那一轮巨大的

落日，拍它沉降的过程，沉降之时的深稳与宁静，拍那辉煌残照之下的荒藤野草、古殿风铃，或今日外景地上的乱石土冈、败壁残基。不管有没有风，云流、烟树的动与不动，也不管归巢的雨燕怎样盘桓嘶喊，画面都不要有声音。任何声音都没有，彻底的寂静，甚或是彻底的遗忘。

是呀，寂静，甚或遗忘。否则就还是没有进入地坛。

总之，与地坛的初次相遇就是这样。不能是另外的时间。不能是晨风、晓雾，不能是旭日与朝霞，地坛的故事务必从落日开始，从寂静开始，然后才谈得上其他。正如文中所说，那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几近天赐之缘。

淼的诵读声：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❶

响起飞机的“隆隆”的轰鸣声。淼的诵读继续：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❷

8. 飞行中的客机上

淼笑笑，把翻开的书扣在膝头：“还行吗？”

摄影师：“好极了。”随后把镜头转向淼。